

晶莹的雪花

◇杜卫东



当圆明园的千亩荷花只剩最后一朵残荷时，冬天便如约而至。

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，冬天就像幸福常常姗姗来迟，好戏也每每最后出场。它以朔风为前导，“正是霜风飘断处，寒鸥惊起一双双。”不光寒鸦，树上的叶子也被寒风尽数吹落，光影斑驳、色彩相杂，为大地铺就柔软的地毯。如果说，春天是一幅素描，夏天是一张工笔，秋天是一轴山水，那么，冬天就是一幅油画。近看，或许有些驳杂、粗糙，远看则浑厚、丰富。描绘它时，大自然调动了太多的艺术灵感，在超然峻拔中展现山水的雄浑，于苍劲刚毅中又穿插隽永的诗情。它的丰富与质感不同于照片定格的一瞬间，仅靠眼睛观赏远远不够，要用心去慢慢领悟。过滤了春天的妩媚、夏天的热情、秋天的萧瑟，冬天带给我们的除了寒冷，还有寒冷后面的细腻、真诚与柔情。

不是吗？且看冬天的潇洒亮相：“晨起开门雪满山，雪晴云淡日光寒。”清晨

母亲送我一 场雪

◇马晓炜

大雪节气，意味着仲冬时节的开始。此时，在北方一些地方，大雪早就纷纷降临，举目亦是“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”的壮美景象。而南方人，还在热切盼望，有漫天雪花把大地银装素裹。

说到大雪时节，记忆犹新的是，那年大雪节气，母亲将宰杀好的鸡鸭腌制停当，便扛起锄头、挎着柳筐向河滩进发。母亲是想趁着大雪尚未封路，刨些茅草根回来，给饲养的牲畜增肥贴膘。

母亲找处避风地，用力挥着锄头，从枯黄的野草上，刨出白白细细长长的茅草根。我从记事就知道，河岸、道旁、田边生长的不受待见的茅草，不仅牲畜情有独钟，更是孩子们的最爱。不论放牛，还是到野外玩耍，我们总不忘随手挖上几根，美美享受一番。以至于多年以后，我仍固执地以为古人所讲的“荔挺”，很有可能就是茅草根，别看它其貌不扬，却有着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的顽强生命力。

“小心吃坏了肚子，遭罪不说，一场大雪，你们可就不得痰喽”。母亲见我们津津有味地嚼着茅草根，温和地提醒着。听说有大雪，我们瞪大眼睛好奇地问：“雪在哪儿？”

“等会儿茅草根装满筐，大雪一准儿就来！”

听了母亲的话，我们赶紧热火朝天地把散落满地的茅草根往筐里拾掇。母亲微笑着，很是欣慰，给我们讲大雪的习俗和民谚，使我们了解大雪节气有腌萝卜、腌鱼、腌肉等习俗。记住了“今冬麦盖三层被，来年枕着馒头睡”“白雪堆禾塘，明年谷满仓”等农谚。其实在母亲心里，她倒是满心希望来场声势浩大的雪，给庄稼盖上厚厚一层“棉被”。

待茅草根堆满时，心心念念的大雪却迟迟未下。母亲见我们满脸疑惑，便不慌不忙走进芦苇丛，麻利地摘下几根根似花非花，似絮非絮的苇花，让我和弟弟舞动起苇花奔跑着，洁白如雪的苇絮，瞬间漫天飞舞……

大雪忽又至。转眼许多年过去了，母亲送的那场盛大而温暖的“雪”，至今还在我的眼前纷纷扬扬。

——摘自《讽刺与幽默》

时间的痕印

◇初程

我常常想，该如何弄清楚一棵树的年龄？

树叶肯定不行，一年一换，总是新绿，总是鲜衣。树枝可当参考，小苗纤细，老树遒劲，只是无法具体精确。树皮倒是可以提供一些答案，就怕另类，梧桐自行褪旧换新，老松脱皮如掉屑，它们不按套路出牌。唯一可靠的，只有年轮。春夏秋冬，围成一个年轮，年复一年。时间的足印是一个个同心圆，一步一涟漪，波光粼粼。

奈何此法代价血腥，非得伐倒一棵树看桩不可。所以，树在人前，往往是成谜的，人无法知道的东西太多。

看书得知，鱼的年龄，暗暗已经记在鳞片上。显微镜下，环形纹路黑白相间，犹如树桩上的年轮。数黑环，就有了一条鱼的岁数。龟甲也有类似的同心圈，一圈即是一岁，一圈又一圈，一年又一年，涟漪层层。

如果时间是海，所有的生命是不是顽童手里的石子，忽然被掷进水中，涟漪漾起？这是开始的地方，这是出发的时刻，往后，时间播撒，走成无数同心圆。

时间的痕印，好像总是曲线形的。风摆柳，烛摇曳；雪化水，溪流绕村；登岸离岸的海潮，起起落落的星月；父亲渐渐弯曲的背，还有母亲笑起来擦也擦不去的眼纹纹。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截胡萝卜，眼睛是两个煤球，头上戴一顶破草帽。嘴巴呢？也许是一个没了捻儿的“钢鞭”，在鼻子下一横，霸气；也许是哪个女孩儿贡献出来的一张糖纸，剪成月牙状，贴上，雪人立马喜笑颜开。然后，小伙伴们分成两拨，开始在雪地里疯跑、鏖战，偶尔有雪球击中脖子，冰水流进前胸和后背，不由一个激灵，斗志意志却丝毫不减。在那个贫瘠的年代，这是我难忘的童年记忆。一晃，过去了一个多甲子，两鬓的霜雪早已掩埋了曾经的童趣，雪中赏梅成了我最心仪的乐事。

梅花，是冬天珍贵的馈赠。常见的梅有两种：红梅和蜡梅。蜡梅的躯干不如红梅高大，但花期长，花朵大。北京的卧佛寺蜡梅树极多。刚开花的时候，只展开两三片花瓣，后来变成七八片，越开越密，越开越盛，在凛冽的寒风中越开越多，越开越艳，一簇簇挤在枝条上绽放，压弯了枝头；冰心玉骨，润泽透明，在冰雪的映衬下，像是一片片落地的云霞。难怪诗人感叹：“梅花不肯傍春光，自向深冬著艳阳。”

不错，梅花不及芙蓉清幽、玫瑰艳

丽，也没有月季的芳菲与牡丹的华贵。可是，它“冰骨清寒瘦一枝，风骨何等坚毅，“冰雪林中著此身，不同桃李混芳尘”，气节多么高贵。而且，无论百花的艳美也爱，漫天的风雪也罢，都不妨碍它将大爱撒遍人间，“忽一夜清香散，散作乾坤万里春”，这又是多么纯洁的情怀？难怪梅花历来为人们所钟爱，它已经成了一种品格的象征，一种精神的隐喻。

住到京郊后，离卧佛寺更远了，去一趟大不易。所幸，小区里有几簇蜡梅，邻居说，在严寒中，梅开百花之先，独天下而春。今年不必远行，便可以体会到王安石《梅花》风骨卓然的意境。不过，观赏蜡梅还是要有风雪衬托才好，如饮佳酿，总要有与之相配的酒具。漫步雪中，听脚步声落在雪上的声音，感受飘扬的雪花在脸上融化，深吸一口被雪浸润过的空气，看蜡梅迎着风雪傲然绽放，浮躁的思绪会变得像白云一般舒展、轻盈。

踏雪归来，邀三五知己，点一只铜锅，烫两壶老酒，涮一顿羊肉，是冬天最美的享受。肉片是新切的，豆腐洁白嫩滑，白菜晶莹如玉，还有粉丝、糖蒜也必不可少。聊到兴起，妙语迭出，析人生大义；逸兴遄飞，诵历代华章。当然，话题少不了雪与梅花。

——摘自《人民日报》

大雪肥屋檐

◇季勇

要不慌不忙。先是将它们清洗干净，去毛足以一天来对付。我也帮忙，小手一根一根地拔太慢，用小钳子夹又容易伤到它们的皮，真是左右难办，为了咸鲜的美味，只得坚持。待它们总算一身干净了，便放入清水里再泡上一两个小时，去掉腥味。其实，每次都是早早拎出，家里的鸡鸭满身稻谷香，何惧有腥！

鸡和鸭分装在脸盆里，倒入粗盐，滴点白酒，开始入味。其间，还有一件我有点下不了手又喜欢下手的事，就是在腌的过程中，要用筷子戳它们，为了多人味一些。我看着我它们细皮肥肉的，着实难以动手，不过为了期待的美味，只得狠心开戳。这里戳一下，那里刺一个洞，真有解压的意味。酒香扑鼻，赶紧收手，不然醉了，我就会变笨了。

父亲用绳子将它们一个个挂在屋檐下，它们被风吹，被太阳晒，一动不动地接受着冬季冷暖相融相和，终会腌制成时间的味道，滋味必然美妙。

如今，大雪节气，父母亲不再亲手腌制鱼肉，最多去菜场买一点现成的肉灌好香肠，拿来晒。方寸阳台，怎抵曾经屋檐；小区里寡淡的冬日之味，怎比儿时冬季里农村生活的丰足与甜美！

每当暖阳高照，寒风吹过，便不由自主地忆起童年时全家人一起为年忙活、为生活增味的快乐往事，肥了一屋檐，暖了一段时光的腌肉，在岁月里慢慢积淀并定格成一道别致的冬日风景。——摘自《西安晚报》



王援朝 摄

抬眼，是不一样的风景

◇血红

自从走上了舞文弄墨这条道，在蛮长的一段时间里，私以为假日和自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。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，每天早起，泡壶茶，坐在电脑前，兴致来了，敲打一下键盘，随着心底的创作热情和冲动，将一天的稿件写出来。或者两小时，或者三小时，足矣。

剩下的时间，可以尽情发挥，没有业绩考核的压力。虽然每天都要写点稿子，已然成了雷打不动的日常，但是工作量毕竟不大，每日里的空闲时间也很多。所以，每天都是假日，从未觉得，自己需要在每年的固定时间点，抽几天时间来，特地地给它们圈上名曰“长假”的光环。不知不觉，每天早起，打开电脑，准备写稿，然后就在家的附近溜达溜达，已经成了一种铭刻进骨子里的生活习惯，近乎转化成一种本能。在很长的一段岁月中，这样的生活，这样的作息，这样的习惯，自己是很享受的。优哉游哉，轻松自在，沉浸在自己喜欢的节奏和氛围中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有什么不好的么？

随着年齿增长，对于文学创作的

理解逐渐加深，对于文学创作的要求逐渐提升，突然发现，这种“自我催眠的舒适感”，是一件何等可怕的事情。每天，都在重复同样的事情；每天，都处于同样的环境；每天，身体经历同样的感觉；每天，眼睛看到同样的风景；每天，灵魂感受同样的悸动；甚至，每天舌头上品尝到的，都是类似的味道——就算出门吃饭，总脱不了离家五百米内的那几家老店子！

而前些日子刚刚参加的南翔小笼包节的老街长桌宴，那热气腾腾的蒸笼，喜笑颜开的人群，热闹拥挤的桌椅，无不在告诉我，就在身边，就有这么多多新颖的美好，你还不赶紧去拥抱它、书写它么？见到更多的人，听到更多的事，感悟更多的情，明悟更多的理，于是笔下的人物也变得鲜活了起来，其所行、所言、所思、所想，也都更加地真切而敏感了。

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途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会囿于自己的见识，因为自己的经历、阅历，被困在某种“见之障”中而不自觉。整日里“忙碌着”简单而重复的工作，却被那重复性的劳动成果“自我感动”，且因为一点点小小的、微不足道的成绩而“自命不凡”。

于是，眼里所能见的，就是那小小的一圈儿天地，就是那几件繁琐而重复的事情。每日里重复的劳动，就好像一个辛勤的搬砖人，用一块块砖头，在自己的身边砌起了一圈儿圆形的砖墙，且逐渐垒高。

于是，自己给自己凿了一口深井，整日里坐在深井底部，抬起头来的时候，就是井口的那一圈儿天光了。于是，就忘记了天地之广大，忘记了世界之丰美，甚至忽略了“求索”，遗忘了“学习”，将“敬畏”二字也抛去了脑后，从肉体到灵魂，都逐渐地麻木了，脑子里也就失去了灵性。总要跳出来。广大世界，有太多新的东西让你去吸收，去学习，去体验，去拥抱，打破自己给自己营造的那个舒适的圈子，打破自己给自己砌起来的那一圈儿砖石围成的“深井”。抬眼望去，好一片新鲜、鲜活、热辣、汹涌的风景扑面而来。

从中感受到世界的美，生活的真，天地的久远，红尘的热辣。——摘自《新民晚报》

冬天的田野和村庄，像不施粉黛的村姑，简洁辽阔，一目了然。行走在村庄里，满眼光秃秃的树，田野里留下收割过的稻茬，脚下是枯萎的小草；北风吹过，黄叶四处飘落。飞舞枝头的喜鹊和麻雀，在忙碌着储备冬粮；松鼠一跃而过，叼着松果从眼前跑过。

雪包裹着山峰，云雾环绕着山腰，给人一种雄浑巍峨、冷峻圣洁的美感。旋风吹落树上的雪花，在倾泻而下的阳光中旋转升腾。无雪的冬天，乡村里山寒水瘦，草木凋零，满眼的萧瑟孤寂，此刻的村庄需要一场雪。一场漫天飞舞的大雪，将田野覆盖，将山峦覆盖，将池塘溪流覆盖……有雪的冬天，村庄是欢愉的。丰盈的雪里藏着灵动和希望，一场厚厚的白雪，才能唤醒暗藏的生机，让乡村从简单步入丰满。

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作飞花。来自天官的飞雪，是下凡的仙子。每当人们看到轻盈而自由的舞姿，都惊喜地观看、用手机拍照，忙着发送到朋友圈。“应是天仙狂醉，乱把白云揉碎。”雪是大自然派来的画仙，用自己鬼斧神工的技艺在天地间绘画，天地间显现出一幅壮观雄伟的画卷，那是一幅黑白相间的水墨画卷，比五彩缤纷的水彩画和油画更加意境悠远。

雪落在蛮荒的山上，落叶的树上，碾盘上，房顶上……像美丽圣洁的少女，婀娜多姿，亭亭玉立。仿佛走进了童话世界。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这就是雪的魅力，唯有它才能将枯枝瘦树变成满树的繁花，拥挤着，喧闹着，让山峦披挂白绒袍，让房屋穿戴上厚厚的皮草，让村庄有了层次感厚重感。这就是大自然赠予我们的一份礼物，让我们学会用欣赏的眼光看世界。

在我的眼里，处处都是画家的素材。前来觅食的麻雀，在雪地里画出无数个歪歪斜斜的“个”字，那是麻雀写给冬天的情诗。鸡鸭在雪地里奔跑，留下凌乱的爪印，那是写给冬天的絮语。小狗小猫跑来了，在雪地里拉出长长的线条，那是为冬天绘出的画卷。山鸡用脚丫的画笔，画出串串竹叶图，野兔的脚丫像朵朵梅花在雪中绽放。小狗互相抱着打个滚，让雪地里留下顽皮的墨迹，像孩童的涂鸦，捣蛋后留下满脸满身的墨汁。动物们在雪地里里的串串脚印，像五线谱，奏响生命的旋律。

我喜欢入冬的第一场雪，而我最喜欢听在雪地里踩出的“咯吱咯吱”的声音，真是悦耳。孩子们跑到雪地里疯闹起来，小手掌团起洁白的雪球，在同伴身上炸开花来，炸出了无数的笑声和叫声。小姑娘在门外的雪地上堆着雪人，鼻子用胡萝卜，眼睛用黑豆，嘴巴用红辣椒，再围上围巾，戴上草帽，站在风中，像个守护家园的小卫士。老人坐在门前，看着孩童们，微笑着摇摇头，这个乡村就拥有了生机和活力。

被雪拥抱后的乡村，像个童话的王国，满眼银装素裹，玉树琼枝。山野变得秀美，小溪河流变得娟秀，乡村像单纯、朴素的老者，微笑着包容自己的乡民，在这个银色的世界里，放空心情，漫步前行，感受来自雪花的丰盈和激情。只有农家人懂得，瑞雪兆丰年，一场足够大的雪会赠予乡村丰硕的财富。面对这如诗如画的雪景，我们欣赏的是美好、纯洁与安宁，农家人脸上挂满了笑容，来年一定又是一个丰收年。

漫步在铺满白雪的山村，就像打开了童年记忆的密码，让一切的一切都清晰如昨。冬雪里的村庄是每一个归家游子最温馨的心灵驿站，跟随北风和飘雪，就能顺着乡愁回到即将新年的家中，叫一声爸妈，我回来了！

雪地里藏匿着希望的种子，等待春天的来临，当春风亲吻了宁静、祥和的冬日村庄，种子就会破土而出，生长出生命的奇迹。——摘自《西安日报》

缸豆上的乡愁

◇聂小红

前几天，我跟着朋友去郊区玩儿，看到路边的菜地里有一架架绿莹莹的缸豆，青艳如锦带飘舞。那一串串青绿和乡村屋顶的炊烟，一下子就把我拉回到过去的时光。

记得小时候，每到春天，母亲也会在老屋子前的一小块地里，撒上下子就把我拉回到过去的时光。记得小时候，每到春天，母亲也会在老屋子前的一小块地里，撒上下子就把我拉回到过去的时光。

到了水稻开花抽穗时，母亲就一手拎着篮子，一手牵着我，去摘缸豆。缸豆一根一根从茂密的叶子间垂吊下来，微风拂过，像一个个调皮的孩子在荡秋千。母亲指着那些又粗又长的缸豆说，就摘这种表皮刚从深绿变得浅绿的缸豆，它肉质厚实饱满，吃起来口感好。

刚摘下来的缸豆，捏在手里肉肉的、软软的。回到家，母亲将摘好的缸豆洗净，拿起一根缸豆撕去两边的筋条，再掐成小段，母亲掐完一根再拿起一根，看着一大把的缸豆，我问母亲，用刀切不是更快吗？母亲摸着我的头说：“傻孩子，用手掐才能吃出缸豆的原汁原味，不是什么事情都要快了才好。”

一碗焖饭下肚，清香柔软，口齿留香，让人心里生出丝丝暖意和幸福。同伴的欢呼声将我从回忆中唤醒，她举着手机大呼小叫地穿梭在缸豆架下，就如小时候的我一样。眼前的一串串缸豆，成了什么事情都要快了才好。

心中的围城

◇马俊

上大四的侄女回到老家，跟我讲起她的大学时光。我忍不住感叹：“真羡慕你啊，拥有这么美好的大学时光，我这辈子也回不去了。”没想到侄女却说：“我还羡慕你呢。你现在事业稳定，家庭幸福，一切都是岁月静好的样子。哪像我，不知道能

找到一份合心意的工作，也不知道自己能否适应职场的环境，感觉未来的一切都不确定。”我忽然想到《围城》中的话：城外的人想冲进去，城里的人想逃出来。我们都想冲出自己的圈子，过一种自己向往的生活。生活中的围城，其实并不少见。

每次我去旅游，想要追逐诗和远方。到了目的地，却发现与自己的想象相差甚远。有人说，旅游就是从自己活腻的地方到别人活腻的地方。“活腻的地方”不正是围城吗？我们总觉得风景在别处，于是千辛万苦跑到“别人活腻的地方”，却发现不过如此，而你“活腻的地方”，竟是别人的诗和远方。

推倒心中的围城，你的世界将变得海阔天空。——摘自《广州日报》

最美的精灵

◇宋小娟